



日落而归

◎陈顺源

灯下
海笔

收羊皮

◎袁金泉

那年我十八岁,分配到黄海之滨一个集镇供销社土畜产收购部,做了一名畜产收购员。因当地农民盛行养羊,所谓的畜产收购,其实就是以收购生羊皮为主。徐站长成了我收羊皮的师父。

供销社畜产收购站每年都要为外贸公司代收生羊皮。生羊皮就是刚从羊身上剥下来的鲜皮。屠宰户送来时,一股股羊腥膻味扑鼻而来,熏得人直想吐。因此,收购生羊皮不仅是件技术活,且需承受那种刺鼻的腥膻味。

徐师父总是身穿一件油渍斑斑、“劳动布”做的深蓝色长衫。看得出,他早已适应了这种腥膻气味。收羊皮时,不像有些收购员要戴一副浸过胶的纱线手套,他则是赤手抓羊皮。羊皮的等级,一看面积,面积达到什么标准,用手中的尺一量就知道了。当然徐师父无需用尺的,他的眼睛和手掌就是尺寸。二看皮质,主要是检测皮上有无伤痕、切口,最难检验的是,有的羊出了水痘或生了疥疮后,在皮层上会留下一个“痘疗”,一般不细致看是看不出来的,但用手可以摸到。

每当屠宰户送来羊皮,徐师父立马从地上拎起羊皮的两条后腿,抖动几下,将羊皮舒展开来,然后手臂一提,羊皮从半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稳稳落在检验台上,有羊毛的一面朝下,平铺开。这时,屠宰户会恭敬地站在旁边,两只眼睛死盯着他,静静等待着从他周边布满胡子的嘴巴那里冒出自己期待的等级来。

老顾客会适时递上一支香

烟,师父接过香烟直接叼进嘴里。羊皮抚平后,等级就从嘴里出来了:“一级面积达到,但有疥疮,是疗板,降为三级!”屠宰户这时会堆上笑脸央求道:“徐站长呀,面积达到了,就一个疮,不在关键部位,帮帮忙!”又抽出一支烟递过来,但徐师父态度仍坚决:“不行,一级够不上!”“帮帮忙!算二级吧!”屠宰户再次央求。“这个忙帮不了,实在不行,你拿回去,到别的站上去出售吧!”说完,徐师父会毫不客气地抓起台子上的羊皮扔到屠宰户脚下。

经过一段时间磨炼,我适应了这种羊腥膻味,算是出师了。我也学着师父的模样,做了一件“劳动布”的藏蓝色工作服,像模像样地上岗了。和师父不同的是,我手中多了一把黄颜色的长长的木尺,戴了一副纺纱浸胶手套。

师父到外贸公司解交羊皮的日子,我独当一面,生意特别好,甚至外县的也有来出售的。虽有软磨硬泡的屠宰户要提级的,我也会学着师父的样子,态度坚决,拿着手中的尺子对他们说,你们自己看,符合不符合尺寸。

师父从县公司回来后,我向师父报喜,这两天收的羊皮成倍翻番。师父到仓库一看,傻眼了。原来一些屠宰户明里不计较,暗里就使了坏主意。他们把小羊皮剥下来,用竹棒横着把羊皮四个脚撑开,纵的从羊皮颈部撑到尾部,硬生生地把羊皮面积撑大。而且也不知他们是用什么法子弥补“痘疗”的,三级的皮被我当作一级皮收下来了。

师父的归来,无疑是及时止亏。师父说:“光听猪叫还不行,还必须亲口尝尝猪肉什么味道,走,我带你去看看获得一张完整的优质羊皮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沿着长满杂草的小路,我跟着师父来到一屠宰户家现场看屠宰山羊,剥取生羊皮。那是一只健壮的山羊,它被男主人四脚绑定后,山羊瞪着那双哀怨的眼睛,男主人拿起一把尖头双刃刀,沿着它的颈部纵向切开,女主人早已把一只盛着清水的塑料桶放在下面,血在水中激起一股股气泡,“咕咕咕”地冒着热气。

那只刚才还活蹦乱跳的羊就这样被放到一块油光光的案板上,被人开始生生地剥皮。男主人把羊仰卧,四肢分开,用尖刀在羊的腹部中线先剖开皮层。师父告诉我,这是收购一张完整合格羊皮的关键,剖斜了或位置不准,都会影响羊皮的等级。

看得出,男主人是位熟练的屠宰手。剥皮,不能用刀剥,容易划伤皮层,须一手拉紧羊胸腹部挑开的皮边,一手用拳头击肉,男主人边拉边击,很快将整个羊皮剥下。剥下羊皮后,男主人拿起另一把钝刀,刮去皮板上的肉屑、脂肪和凝血及杂质。最后又去掉口唇、耳朵、蹄瓣、尾骨及有碍皮形整齐的皮角边等。做完这些,男主人把羊皮拿起,对师父和我说,怎么样,一级皮不成问题吧?

一个月后,我辞去这项工作。30年过去了,山羊那双哀怨的眼睛至今还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张謇与恩师

◎黄正平

玉兰
二香

万里长江边,名楼名阁无数。或许,眼前的虞楼还真的名不见经传。

虞楼在长江下游北岸,是一幢玲珑剔透的小院落,却正对着江南常熟的虞山。虞楼、虞山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山水风景和人生故事?

深秋里,太阳开始西斜,我们几个人沿着山坡新筑的步道,踏进了这座僻静处的小院。

门额上的“虞楼”两字清晰可见,此乃由张謇亲笔书写。

张謇,江苏南通人。在场屋蹉跎20多年,考学26次,终至科举制度的巅峰——殿试状元。

此楼始建于1921年,系一幢两层的建筑。一层展陈着“虞楼春秋”“笔墨春秋”,用大量的图片和诗文讲述此楼的前世今生。沿转角木楼梯上行,二楼则为“恩师永怀”单元,回顾了翁同龢与张謇这对师生状元的绵绵情谊。

伫立在一张张泛着黄的图片前,吟诵着那个时代老师和学生之间传递思想和情感的一首首饱含深意的诗歌,感受着过往时分那些作为前清精英的状元们为了国家和民族探索着未来发展的前程,有迷茫,也有清醒。

翁同龢,江南常熟人氏,咸丰六年(1856年)26岁时便径夺状元桂冠。在南京淮军统领吴长庆军中作幕的张謇,1879年参加优行生会试,主考官夏同善与吴长庆同样十分赏识张謇,两人一起向正在毓庆宫书房轮值的翁同龢介绍了当时还年轻的张謇,翁同龢开始注意这位与常熟一江之隔的通州青年才俊。以后,翁同龢一心要帮助张謇通过科举考试一举成名,五次礼部会试都连续暗中联合其他考官支持张謇,一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终成。时人把张謇归入清流阵营以及“翁门六子”。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旧的正在摧枯拉朽,新的正在萌动生发,中国何去何从,他们在心里不断地思索向往。甲午战争起,翁同龢与比他年轻23岁的学生张謇属同一战壕,共为主战派,深情厚谊倍增。

张謇历经44个月艰辛的筹办,终于建成大生纱厂。张謇并不避讳受清政府冷落的老老师,在奔波办厂和开业以后的忙忙碌碌中,派人馈赠食品、书籍,并专程前往探望。翁同龢临终时自拟挽联,并专嘱由张謇书写。翁同龢去世后,张謇前去吊唁,还助修了恩师的墓庐。

由张謇书写的虞楼匾跋映入了我的眼帘:黄泥东岭,南望虞山,势若相对。接着写道:时一登眺,悲人海之波潮,感师门之风义,殊不知涕之何从也。“名虞楼以永之,亦以示后之子孙”表明了自己谢师的真实心迹。

虞楼的厢房被改造成了现在的“松憚书房”,松憚乃翁同龢之号。几个学者朋友一起坐在其中小憩,军山茶香,窗外两棵苍劲的古树高耸入云,一边随手翻阅着文史资料,一边感叹这座楼的百年沧桑。

出得楼来,我再一次久久地仰望“虞楼”匾额。这是张謇一个世纪前人生最后五年多少次走过的门槛,门里是他发自内心的浓浓师恩。他曾在这里怀想、追思,在这里倾墨、吟诗。向南,是浩荡东去的长江,晚霞洒在江面上泛着灿灿的金色,江的对岸就耸立着虞山。

五山叠翠,大江奔流,晚风习习,沁人心脾。这是最让人思念先贤的下午茶时分。

我循着先贤张謇的目光,似乎看到了他一生的恩师翁同龢正与自己的弟子对着话。

只为再见

◎侯求学

为了不让你看到我挥别时的泪水
夜深人静时我将它洒向枕边
怎能忍受
你那说不出口
却又急着要表达的依恋和不舍
悄悄地走
可眼眶里旋转的还是奔涌欲

流的泪珠
看着你会说话的双眼
我就知道你的心愿
牵着你的手
摸着你的头
情急的你
有时还会咬上我一口
常言说

不是冤家不聚首
每天伴随你左右
有了你
我再别无所求
再远的天都有边
再长的河都有归属
只为再见
我才默默地走

紫琅
诗会